

薩天師語錄(四)

語堂

薩拉圖斯脫拉倦遊而歸，將近大城，途經郊外，忽見旗幟飄揚，市民蜂擁，人聲鼎沸，沉鬱激昂。薩天師彷彿看見遠處文明之神，魁梧奇偉，高坐戎車，擁着百萬驃騎勁卒，咆哮驚惡，倏忽而來，直向這號呼奔潰的市民蹂躪而過。一時利刃閃爍，血花飛濺，鎗林彈雨，嘩剝噲隆，齊向這羣市民轟擊。于是有鬼神號泣之聲，有鳥獸悲鳴之聲，有溝壑呼籲之聲，有老弱呻吟之聲。文明之神，點頭作別，而在這橫屍遍野，哭聲震天的荒郊上，有猖狂自大者起立，弔諸死友說：

嗚呼，吾民族，世界上最能忍辱負重之民族也。

惟其能忍辱，故能知死近勇；惟其能負重，故能以王道化異族。

試觀古今各民族，能有吾民族之久遠乎？民族之繁殖，能有吾民族之旺盛乎？

吾先哲有言曰，不念舊惡。

又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嗚呼，吾民族之偉大，何可以言喻也！

吾民族得此中心思想，奉爲圭臬，所以和平堅毅，安定審慎，能臨國難，視死如

歸。萬非爲物所蔽，功利是尙之民族所能認識者也。

嗚呼，吾民族之偉大，何可以言喻也！

薩拉圖斯脫拉，在旁聞了，雖不至嗤之以鼻，却暗對這猖狂自大者說：

你民族之偉大，的確不可以言喻，單以忍辱而論。

不但你有忍辱之本性，而且也有『久遠』的忍辱的歷史。

你的忍辱本性，決非功利是尙之民族，所能認識；而且你所受的恥辱，也並非爲物所蔽的民族所能企及。

不但你的忍辱本性大，你所忍的辱更大。

你不必試觀往史，你只須定睛目前。

薩拉圖斯脫拉說：

在我希望你厲兵秣馬之時，你却只會歌唱；在你應當震盪發憤之時，你却不能去你的驕態淫志。

我要警告這猖狂自大的市民：因為我厭惡他們的和平忍辱，並且厭惡他們和平忍辱的聖訓。

我鄙惡這昏聩狂妄的市民，及從他們泔水桶流出的泔水。

他們的美味使我作嘔，他們的美色使我暈眩，他們的音樂使我醉倦。

因為他們以文飾為美麗，以麻藥為佳肴，以鑼鈸鐘鼓之聲為美樂。

而且他們將要死亡于陶醉麻木，鑼鈸鐘鼓之聲中。

即使他們將近滅亡，且要以忍辱負重自豪，同時慷慨激昂的高誦「不念舊惡」的經訓。

即使他們終為異族所侵陵，在卑事異族，嗚呼「君王聖明，臣罪當誅」之聲中，他們仍然要唱「君子不欲多上人」的爛調。

即使他們在吞聲忍淚之中，他們還要拍其小胸膛問：「試觀古今歷史能有吾民族之久遠乎？」

薩拉圖斯脫拉說：

薩天師語錄

我深惡這城民及這城民的先哲；我們的血脈已充滿着這些先哲麻醉的遺毒。

在他們的脈絡中循環的不見鮮紅的血輪，只有這些先哲的精液——混濁，腥羶，灰綠，酸化，起沫……

這混濁，腥羶，灰綠，酸化，起沫循環的先哲精液，就是他們善于而且必須忍辱負重的真因。

我疾惡他們的和平安定，因為他們的和平，是昏倦者的和平，他們的安定，是血脈凝滯者的夢境。

我痛惡他們的堅毅審慎，因為他們的堅毅，是癰疽無可救藥者的堅毅，他們的審慎，是起原子膽汁的變質。

他們的『王道』。是扶陽固腎，所以他們的繁殖旺盛為各民族之冠。雖然比不上蒼蠅、蚊蟲，毛蟲，蟲蛆。

雖然比不上蒼蠅、蚊蟲，毛蟲，蟲蛆，却已可藉此『不滅』，『自存』，而有『久遠』的『忍辱負重』的『歷史』。

這也是他們所以自拍胸膛曰『吾有久遠歷史』之故。

而且我也知道他們紫綠起沫的先聖精液在他們的脈絡中，正在叩謝天恩，感激涕零，所以審度情勢，又皆合理中節。

因爲『不念舊惡』，這是你的『和平』；而且更有甚焉者。『唾面自乾』，這是你的『堅毅』。

我也知道你的知死近『勇』，是謂顛亡溝壑；我也領教過你的『王道』，是謂生，殖，殖，生。

你的先哲，已經說過，『無後爲大』；所以扶陽固腎，天道人道，盡于是矣。舉而能堅，堅而能久，東方文化，備于是矣。

『君子不欲多上人』，這是你的典常；而且更有甚焉者：『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是你的『天命』。

『識時務者爲俊傑』，這是你的圭臬；而且還有甚焉者：『英雄不吃眼前虧』，這是你的豪傑。

『可以行則行，可以止則止』，這是你的『聖德』；而且更有甚焉者『大事化爲小事，小事化爲無事』。所以你不『爲物所蔽』。

我也知道你並不凝滯于物；我更加明白你的視死如歸。

而且總是死在溝壑的多：不在『爲物所蔽，功利是尙』之異族手下，便在忍辱負重而有一日得意忘形的同胞……

薩拉圖斯脫拉如是說。

五卅烈士公墓落成典禮後

項羽底辯白

琴川

因爲暴風雨底襲來，使我躲雨在破舊的項王廟裏。

項王廟從我還能記得的時候起，已是破舊了。大概爲了他的失敗，還加上現今人心底勢利底增加的緣故，這十幾年來，不曾修葺過。非但修葺，春秋的禮典底舉行，我已不曾看見過；只時常從年老的祖父那裏，聽到過要祭項王，是須用整隻生豬生羊祭的這類事情罷了。

項王廟在我們幼小時，雖然已很破舊，但還是我們常去遊玩的地方，原因是材料多。在那時，項王廟已沒有門了，雖有門，却腐爛成許多大的小的孔洞，且也沒有人來閉關了。我們常常到項王廟裏去搜尋乳鳥，大概總是小麻雀。自己帶了梯子去，爬到屋簷口捉小麻雀。七月一到，項王廟就更是我們常臨之處；在將倒的牆跟，在碎磚堆裏尋蟋蟀。雖然如此，但項王的面貌，我們都沒有認清過。

(7)

已是十幾年後了——記不清楚，一向沒有機會再去遊玩少時遊過的地方。從親戚家回來的路上，剛到項王廟底門首，預料中的暴風雨果然奔騰的萬馬似的襲來了。在望的家已不及趕去了，於是走進廟裏去躲雨。

(8)

外面是傾盆大雨，還有一陣陣大風把雨帶上階沿；夾着震耳的雷聲，和炫眼的電光。我呢，因為風帶着雨來追迫，只好躲進深處去。但屋宇是年久失修的，所以也時常一不當心，便被漏水滴在頭上。一時十多年前的回憶都浮起來。牆還沒有倒，不過石灰已經脫盡了，露出一塊塊長方的磚；牆是更低了，頂上底磚多已落在地上；牆跟堆着的碎磚就增加了不少。殿上底壁畫呢，從前還能看出舞大刀的將軍，背旗的小卒；現在只剩半段大刀。著草鞋的小卒底脚還隱隱認得出是我們從前鑑賞過的。只有大殿前兩根石頭雕出盤龍的柱子還和從前一樣。一向無緣認清的項王，今日是得了認清的機會了。項王坐在幽暗的神龕裏，臉是黑色的，不知道是因為在幽暗的神龕裏，還是年久的緣故呢，總之臉是同煤煙一樣黑；所穿的衣服，我只看出上半，也是黑色；而且還有鬚鬚，一尺多長，這是歷史書沒有告訴我過的。這就是暗鳴叱咤，辟易千軍的項王！

我想，我雖不詳知項王的性情怎樣，但從書本上和這個他底塑像上我也就可以推知他是怎樣的一個人了。但這却使我懷疑；為什麼在鴻門的宴會上，他終于不把劉邦殺死呢？

我這樣想，我開始有些膽怯。我不敢多正視這幽暗的地方，似乎有陰靈在暗中動；我極想把心中想着陰靈的思想移開，去想光明的，把眼睛移向外面去看雨點，斷牆，但不知不覺

之間，又去對黑魃魃的神龕瞟了一眼，這又再提起恐怖的心。陰靈真的在黑魃魃之中活動起來了，但是我還在竭力要去想光明的。耳朵裏又聽出似乎有蟋蟀之聲，這不是陰靈在動麼！我想立即離開這廟，但雨實在大，我——我無法，只有自己安慰自己：『怕什麼呢？受過科學洗禮的人，難道還相信鬼麼？』這樣子，膽似乎大了些；不過心中還懷疑陰靈到底是否存在，終於又去看了一眼。呀，陰靈還在活動哩！而且項王底塑像也生動起來了！向前直視的眼睛，經轉而向我了，我看他立了起來，這使我呆了，而且他的高大更使我吃驚，比平常人實在高得太多。他沿着短梯從神龕走下，踏着白色的厚底靴，一步一步走向我來。我一切都不能想，怎樣逃走，怎樣求救。我只向後退，然而已後面是牆壁了。我立定，他也在我之前立定，我仰着頭凝視他，他就這樣對我說話！

『你懷疑我爲什麼不把劉邦在鴻門的宴會上殺掉麼？這也不是偶然的，爲了這件事底得意，雖使我終於失敗，也是情願的，舒服的。』

(9)

『在那一次宴會上，亞父投了所佩的玉玦示意之後，兩壁密藏的刀斧手都拔刀出來。這自然是我們預定的玩意兒，其實呢，我一人就足夠殺掉他了，何必用刀斧手。我的意思無非要先看看他的驚慌模樣，看他嚇得怎樣。亞父的意思，自然非殺死他不可，我呢，也想把他』

(10)

殺死的。他這個人實是可惡，因為路上沒有阻礙，先到了關中，就把關門閉上，難道想做關中王麼？而且野心也大，在關中裝假買人心。

「但這個人實在太無用了，太卑鄙了，雖然有人說這是大丈夫，能屈能伸。然而我就不相信他是個大丈夫，那裏是所謂能屈能伸的大丈夫，不過是個苟且求生的不要臉的東西罷了。」

「在亞父投玉玦之後，他已極不自然，臉色已變成土色，全身抖得很利害，雙手所捧的酒杯，因為震動，酒只剩了半杯了。我心中暗自好笑。看他雙目直視坐在對面的子房，表示求救的樣子。子房雖是足智多謀，但是弱不禁風如女子，那時那裏還敢動呢。」

「當刀斧手拔刀出來之後，他更抖得利害了。兩眼水汪汪，臉幾乎和紙一樣白。幸他倒還有些小聰明，忙把酒杯放下，三步并作兩步的跪到我底座旁，拉住我底衣袖，立刻雙膝跪下了。」

「大王！」他底聲音已有些嗚咽了。

「什麼？」我反問他。

「大王，看我可憐罷！我上還有父母，他們那裏會料到我會在這裏喪命，他倆老人家

以後要靠我來奉養。還有雉娘和盆兒，他們是都靠我過活的。」

「這和我又有什麼關係？」

「大王呀！你若饒了我這條小命，非但我，連我的父母，我的妻子都一生感激你！大王，高抬你貴手罷！」

「要他們感激。于我有什麼用呢？」

「大王，請你看懷土的面情罷，饒了我的命罷！可憐我若就這樣喪命，刀砍下來，啊！怎樣痛苦呀！」他竟放聲大哭了。

「做關中王，那才有趣哩！」

「大王，我那裏敢呢。我非但現在沒有此心，將來我也決不生此心的。請大王放心罷。願大王體上天好生之德，饒了我這條命罷。我情願跟你一生，做一個僕人，跟在你身旁，服侍你一世，這樣饒了我命罷！」

「難道我沒有僕人麼？」

(11)
王，這樣饒了我命罷！」
我雉娘盆兒都一世來服侍你。大

(12)

「罷了。並不是爲了上天好生之德，也不要你們一生做我的僕人。我只要你到我的帳外去跪一刻工夫，我就饒了你的命。刀斧手們，退罷！」

「于是他破涕爲笑，捧了我的脚亂吻，口裏不住的說：『謝謝大王饒命之恩！謝謝大王不殺之恩！這世報恩不足，待死後結草銜環再報罷！』這樣立了起來，自動的到帳外去了。

「這就是那次鴻門宴會上的喜劇。

「自然，席散之後，亞父對我埋怨了一頓，說不應該饒了他的命，他這樣能屈能伸，正是他比他人利害的地方。但我並不以亞父之言爲然；我以爲，即使他一日做了皇帝，這次的恥辱還是傾了西江之水也洗不掉的。我呢，我想若不幸有一日被他戰敗，不過這次的情形總是使我舒服的。

「所以在我不幸被劉邦圍在垓下的時候，民間已有『這樣歌謠：』

「『若要做皇帝，

劉邦有何趣味？

跪在霸王面前，

叩頭討命不要臉！」

「你明白了麼？我所以在鴻門那次宴會上不殺他的緣故就是這些。我們有機會再談罷。」

他說完了話，就回身走上神龕，又安坐在那幽暗的神龕裏了。

我呢，因為仰面太久的緣故，頭頸也有些酸了。雨不知已在什麼時候停止了，雖然風還在一陣陣呼呼的吹。但偶然還可以聽到簷雷水滴落的聲音。

我于是對項王望了一眼，立刻踏着溼的路，奔回家中去。在一切事情未做之前，直奔進我家藏書的書室。在書架上取下殿板的史記，翻出項羽本紀那篇來。但其中關於鴻門宴會上

的事情，是這樣地寫着：

「……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襲沛公，于坐殺之。不者，若屬者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

這使我迷茫，殿板的史記中項羽本紀記的對呢，還是項王自己對我說的對呢？……

物人・水山・想思

譯迅魯・著輔祐見鶴・本日

這是一部論文和遊記集，著意於政治，其中關於英美現勢的觀察及人物的評論，都有明快切中的地方，滔滔如瓶瀉水，使人不覺終卷，選譯二十篇，全編三百頁，插圖九幅，實價九角半。

上海北新書局

漫 話

心 感

酒

本想把話頭轉到別方面去，可是——思想呢？我似乎還是太淺薄的，對甚麼主義思想都沒有深的研究。學術呢？更不行了，這在我是完全門外漢！而且，這個年頭，說話真不容易！還是談些無關國家大計的閒話罷！因而我想喝酒去。

我不會喝酒，從少時就是這樣。不曉得是九歲或十歲時曾被人家請酒，喝不過兩三小盃，回來便醉臥着，從此不大敢喝酒了。但是，內地田家熬的米酒却非常甜而可口。田家自釀的都是紅酒，用一種「紅麴」和粳米或糯米釀熬而成的。熬成之後，貯在酒甕，封好，可以保存數年，有的十餘年，我在內地飲過的多為這樣酒，到外邊來，始嘗着各種的酒味了。而近來的幾年對於酒竟有一種輕微的愛好，尤其是良朋晤敘的時候。

酒的趣味，的確有一種特別的境地，使人留戀嚮往。這境地似乎是另一天地，在這裡沒有俗念和禮教的存在。在這裡，貴人失了其尊貴，智人失了其智識，道德家失了其莊嚴，沒

(15)

(16)

有階級和上下的分別。但是，我並不是因為這些緣故而愛好它，還是因為它的給人陶醉忘情的感覺。陶醉的感覺固然可以從美景裏受到，但是在都市生活中不易得到游賞風景的時機，還是陶醉於無憂慮的境地裏較為易得。當着酒力微透的時候，頭上的血管覺得跳動，腦中有些昏暈的樣子，身體浮浮，而心中還是清楚，這樣的情境確是另一世界的，而陶醉之感遍及全體，使你輕鬆鬆地忘其感覺，這就是我所以為酒的趣味的境界。但是，其力量及於心靈方面為尤妙，它能使你忘懷憂慮，陶醉於上述境界裏，沒有思想，沒有煩惱，沒有憂愁；而且喜歡說話，笑樂。我們從社會所感到的痛苦與經濟的壓迫，在這裡稍為寬弛忘記，而有片刻的慰安怡悅，這是它給人最大的用處，而其真實的趣味也在乎此點。

我因為不會喝酒，故而喜歡淡薄的酒，如「紹興」，和內地的「紅酒」或「清溪老酒」。因為淡，可以慢慢地「一口一口的喝」，而可多喝幾盃，還可一邊敘談說話。的確，酒須這樣地喝為有趣，如前「禮部總長」所制定的。固然有人喜歡狼飲鯨吞，自有其爽快處，但總不如一口一口地去領受它的趣味為尤佳妙。並且，我不贊成飲到醉倒，以微醺略為有醉意，說話似清楚而又紛紊的，笑樂諠譁，脫去一切禮俗學道的拘束，自由地談笑坐臥，這樣的情況為最有味，為得到真正的美趣。

內地農家的村釀，我上邊說過，多爲「紅酒」，用釀熬而成。聽說：熬的時候，有時酒神光臨，酒儘管出來不絕，你不要去說破它，那可以熬得比平時幾倍的多而且醇美。但若是你一說破它，酒神立刻跑開，而酒也停止了。農家熬酒，差不多都是有定額，還是罈子的問題，因爲有好的罈子，才能夠久藏不壞。他們以爲酒藏的久是一件名譽的事件，貴客到了，才開出來敬客。假如其人贈送你一罈酒，明年還是來問你討罈子裝新酒來送你。

酒是道學家所提倡應當禁止的，而一般人都承認其害。我覺得如不成爲嗜好，偶然一飲寫寫意，或良朋歡叙談心，或花前月下和妻子同飲，這不但不當禁止而且還須提倡。我不是所謂醇酒婦人的甚麼派，資格還夠不上，也不想勸人飲酒。祇是將我對於酒的趣味寫出來。我以爲酒的真價值的所在，確是我上邊所說的微醺的情境，使人忘憂，助人歡樂的情，給人以怡然的感覺。至少在我不會喝的人是可以愛好它，如其有買酒錢的話。

(17)

暑季時還有一樣的「白酒」爲我所喜歡吃的。做「白酒」的方法是很簡單的，祇須一天。把炊好的飯披開使其略冷至手不覺燙，把「白麴末」摻和，然後用淺淺的竹筐套着白巾，將摻白麴的飯放好，用白巾蓋上，以手壓擠使其平密，然後包在綿被裏使發酵，這樣二十四小時左右已經成爲「白酒」。「白酒」就是那些釀發的飯，軟如綿，非常的香而又甜，拿來

(18)

放在開水裏，加點白糖。這是夏季很好的食品，非常開胃止渴解煩熱的東西，可以當飯吃，因為酒份很微。我因為它的芳香和甜的氣味而頗為愛吃。

酒，這有幾千年的歷史的東西，我以為頗有它的特別的功用，所以雖為人所戒禁而嗜好流傳還是繼續下去。社會上的各事件確是祇給人以痛苦憂慮，而酒却給人以陶醉忘憂的感覺，引着人的精神到另一境界，給人以片刻的慰安，這就是酒的特用而為其真正的價值。至於它的趣味，須要你自己去玩味才能切實感到，或各有不同的感覺，不必我再為多說了。

初戀

現在讓我「癡人說夢」地談談我的初戀。

初戀，這最為動人的名詞，在人的生活上有莫大的意味，在文學上有美麗的价值，而如個人有不同的境遇和情緒，是很值得一談的。雖然我不大讀過初戀的敘述，但因為自己的感覺而推想及於各人的不同的情境，不禁有迷離奇妙的感。

你或者要猜想我有表姊妹或戚屬的女兒，從少時同在一處遊玩而發生戀愛，或因為看熱鬧見到誰的女兒而私心嚮慕？還是隣女較為親近而互相戀愛？或學生時期見到女友而私情牽

禁？不，不，一百個的不！你們將永久不能猜着！你不會猜到我的初戀是超乎凡世的，而是他夢中的愛人。我並不是說笑話或妄談，以我的名譽作證，我確對於這夢中的愛人有聖潔的愛情和戀慕，雖然祇是一夢。

這是十六歲時，我對於女子還未感到甚麼特別的意味，雖然從小說裏時常看到男女的相愛。也許我性很謹厚，對於女子不敢有甚麼念頭；也許是受的家庭教育所養成，以男女之私為可恥；總之，我那時是一個純潔的青年。並且，那時男女交際是不大有的，沒有接觸的機會：我因為年紀很輕，也沒有性的要求或想到婚娶的問題。但是，這初戀却不意地來到我的夢中，給我以一種甜美的情緒。夢醒後，我非常戀切，迷惘，悵惋。而且，這擾亂我的心懷好幾天的時間。的確，在夢中，我深感到互相戀愛的意味，而特別的打擊我心靈的深處，誘發我向未曾有的愛情，一種異樣的情緒與韻味。這情緒和韻味確是我初次感到，一直到現在，每回想及還有依稀的影痕和甜美的回憶。所以，我認此為我的初戀，而現在正要來「癡人——我原是一個癡人——說夢」地敘述它。

這十六歲十月的一夜，我毫無思念地去睡覺。我夢見父親給我娶了親，我的愛人是一個似新娘而非新娘的女子，年齡彷彿和我相若。容貌記不真切了，但還憶得是像所謂「觀音仔

(20)

臉」的模樣而較爲豐滿，帶着年青的嬌麗的秀色。一樣地和我未成熟的少年，我們似乎是互相愛憐的一對不識不知的夫婦。我們談的話並沒有甚麼，但心中却覺得非常地戀愛她，而且她也當然的很愛我。我問她的父母兄弟，却不曾問她的名字。我們這樣地談話幾點鐘而已，我的愛人便要回家去（似乎因爲我們都未長大，祇是像內地的娶苗媳的樣子，沒有洞房讌會等事情）。我們很戀惜地話別，因爲她回去不能隨便再來了，須等正式的婚禮，末了，她叮嚀地囑我說：「你再三年畢業後來娶我，我們可以永久同居了。」我的愛人，初戀的愛人這樣在夢中回她的家去了。

當着天明，我醒覺起來，心裏還不勝的依依，帶着喜歡和悲哀的情感，去追想夢中的情事。這擾亂我的心曲數天之久，時常憶念我夢中的愛人，到晚上臨睡，更苦盼望着夢境的重臨，可以讓我和愛人再相見面而叙訴衷懷。我那時確爲夢境所迷戀，非常地想會着她。並且，以後還時常憶念着。想到將來究竟能否娶得我夢見的女子？因爲我頗盼望真有這樣的女子，而夢就是一種先兆，精神偶然的遇合。

我忠實地戀愛着想念我夢中的女子，我的初戀的愛人，時常盼望着真能見到她的本人而娶爲妻子。這思念存在我的心裏三年之久，一直到和我的妻結婚。我妻的面貌雖然不像夢中

的女子，但却頗爲美好而又溫和，我們都還年青而互相親愛。我的夢沒有別的異點，只是所說的三年畢業後，那時我覺得奇怪，因爲我還有四年才畢業，而剛剛三年我們結婚；而我的業師早於那一年的夏季逝世，次季再跟別人學習，——和夢裏的話有可通處。

這是我的夢，而且確是我的初戀。它侵入而佔有我的愛情三年之久。它存在我心靈的深處，引起我思慕想念之情如此之久，給多少影響於我的性情和行爲。現在偶一憶及，我的心裏還有多少戀愛的痕迹，隱約糊糳的麗影，和甜美的餘味。雖說是那末輕微。

新都的贈品

徐鶴林著
實價三角

新都，當初建立的時候，遭遇了多少次的危險，作者就在那時候從遠方來了，將當時所耳聞目睹的，用生花之筆寫下，尤其是龍潭一役，孫軍偷渡而來，兩軍肉搏的情狀，更寫得有聲有色，這一份可貴的贈品請讀者受下吧。

上海北新書局出版

荒土幾片

零之抄

我們的時代，的確是大時代。不特革命行將成功，就最近各校學生武裝——槍械除外——起來，一方面鞏固後方，一方面為前線作戰之準備，中國之一躍而為大國，固是意料中事。不幸這偉大的事跡，都模糊而灰色的反映在荒土上。

荒土是一種懸報，本只是對一校的同學說話。最初本無目的，且曾被人誣陷為是想做文壇健將，求美人——女同學——的青味的。然而這小小的東西的命運，並沒有那樣好。牠在緊逼的空氣裏，掙扎，掙扎，結果只樹立了許多敵人。

最近為軍事訓練講了幾句話。高等學生，竟賜與他一次嚴重的警告。這是應該的，大時代裏，小物件的話決不會不錯的。然而人決不會想到錯的是怎樣。因此我抄出來給人看看，庶幾他們能知道什麼是說不得的話，

抄者誌

一 反抗的教育和服從的教育

絕心

不知怎地，近來對於教育兩字，頗有些看不入眼。「教」自然無可反對。說到「育」，

(24)

總有點「我的小寶貝」的態度。若是拿學生當小寶貝看，只是爲了愛的緣故，那也不過庸老人的普通見解，可惜教育者對小寶貝的觀念却是小寶貝是該服從的生物。

我們的同學，多數是受過小寶貝的待遇的；多數，總該對教育家的這種「育」表示過反抗，反抗的結果，是小寶貝中，也能夠產生大人。這是不遠的事實。如果不明白這是什麼話，請記一記從無學生會到有學生自治會，從自治會到純粹的學生會這些反抗的痕跡。

然而這些反抗，真只是人類身上僅存的反抗的血的偶然沸騰。結果非但不能把教育的「育」推翻，養成反抗的質地，一切小寶貝中所產生的大人，也居然攔住教育家的地位，把學生小寶貝，小寶貝似的待遇起，於是一班不會走路的小孩子，不得不聽，一二一的命令。

受過幾年一二一的訓練的，大概不少吧，聽說有無聊之感。然而有什麼辦法，在我們正受「教」而又「育」的時代。

一一 從軍事訓練想到光榮的歷史

詩

近來軍事訓練之聲調，已很高很高了。在敵校已經停了一天又一下午的課，編成了隊伍。以後的進行和發展，當然看現在袞袞諸公之努力奚若。

我個人想。現在操操的諸君——我自然也編在內，因為否則將有懲罰來到——將來果然可以上前線麼？

或者說：有上前線犧牲自己性命的心麼？

不知爲什麼，現在有許多人都只重外面的面子，明明媽媽虎虎的向江灣忙亂的跑了一趟，隨即坐汽車或黃包車回來，即有整隊游行，空氣甚爲悲壯的廣告；明明在學生會或什麼會裏做事，自己已經把自己的功課給別人代做了，而有許多空閒，然就「像煞有介事」的忙得可以；明明操軍式操的步伐還沒有整齊，而斜皮帶，皮裹腿早已花頭出盡。如果專門開會，停課，登報，只是這樣做下去，我想也沒有什麼大實效。

不過有人說：登報材料必定要有宣傳和廣告的意味，方覺登出去冠冕堂皇，增加我們母校的光榮。那麼，我也承認，因之，推測出我校二十餘年光榮歷史之由來。

三 武裝起來與武器問題

詩

「起來！醒來！武裝起來！」

我聽了這話，心裏當然一樣緊逼了，因為這是需要的事。

(26

但是，武器在那裏？

我覺得：我們嚷武裝起來，終于和簡公堂裏堂堂刊物上喊警告日本小鬼一樣的不能把濟南那些被警告者嚇退。

歐戰終結，毒瓦斯已經發明多種。（中略）

那麼，如果現在有人願意將來與日本帝國主義者戰爭呢，不妨向科學方面走，一陣空喊武裝起來是沒有用的事，因為根本沒有武器。并且鼓勵科學的空氣要濃厚，教員和學生都要拿出熱忱和毅力出來拚命幹去。而現在操軍式操的至少要曉得開快槍，開機關，丟炸彈，習陣法，描準，與軍事上衛生常識。單是出花樣不成功。

不過，現在許多人都覺得只要操軍式操，革命便可成功了。那麼，更不容人說話。（否則即不免懲辦的危險），只要服裝漂亮了，便不管其餘的事，又在這狂熱的潮流中，說話時即有非革命和反革命的危險，結果，我只覺得將來的命運將太可慘而可憐。

四 體操救國的對話

胡言

A 啊，你沒有上操呀。你不知死活的東西！你還沒讀完了世故人情全書吧？命令只能絕對

(27)

服從尤其是威權者的命令。

B 放你的狗屁，誰肯上這一二一的操！體操如果可以救國；日本被滅於中國，已是我未出世以前的事了。前清末年，不是有了體操了嗎？

A 你這個人老是這樣囁強，體操救國，這只是笑話，誰都曉得。但是他們是有威權的，最高機關，也奉命唯謹的。開除是不可玩的啊！

B 管他媽的。讀書這一回事，橫豎是無福消受的，爲了學費時時迫着我走出學籍；近來身體上又有格外變態，晚間總爲了她——我的情人——患了不眠症。如果遵命上操，睡的時間，只有兩三小時，豈不「鞠躬如也」送了我的命去？被開除了，倒較乾淨。最好還希望更進一步，阻止我轉學，那更可使我死心場地的回家吃閒飯去。

A 噲，你這樣有意識的反抗，我也佩服；可是社會永遠是同情于威權者的。被開除算不了一回事，報章還要載：「不愛國被衆棄」的話呢。

B 這更笑話了！愛國與不愛國這是狠模糊的，分不出界限來。猶之乎革命與不革命都是沒有標準的，往往顛倒是非的。而且我們回頭看看開除我們的威權者，還有幾位坐黃包車游行誌恥的愛國志士，又有幾位攘權奪利的高尙貴人。我們被開除不亦宜乎。我以爲在

(28)

這混亂時期，要緊還是賢明政府。

A 你真是昏透了。這話好講呀？賢明政府是準共產黨汪精衛的主張呀。啊！啊！

B 而且他們全是胡鬧。忽地裏一個學校全是軍官，像分贓般的你某官我某官。他們也許在夢想真的做官發財起來了。誰當他們的被統治者？——魯迅先生說得好：「我革命去，你呢？」這話雖然有解答了：我們當兵革命，他們做官革命。但他又說「我去暗殺是好的；中國留下來給你們怎麼辦呢？」是的，我們殺了倭奴，倭寇，日本小鬼；中國留下來給他們這班坐黃包車游行的愛國志士，爭權奪利的高尚貴人怎麼辦呢？

A 唉！唉！！唉！！你這個人真是不可救藥，越來越糊塗了。再同你說下去，恐怕你的頭就要和你的肩頭告別了。——做官嗎？他們是委員，中央註冊，政府特許的。魯迅麼？他是不革命者，你沒看見他被做官的革命者的創造社教訓嗎？他是老朽的不革命者，青年人不應當作模樣的。其實他的話壓根兒就不通，不週全，沒有面面俱到的圓滑性。他說：「在生物界裏，女性是可以得到特殊的優待的，我們如在生物界裏還是做女性好。」其實在人類中又何嘗不如此。你不上操！你還該自恨不是女性。你不上操！你能化男為女嗎？你服德國生殖靈嗎？我們的長官是永遠對的，無可訾議的。你太不識時務了！

（B還欲強辯，愛他的A，怕他的頭和肩告別，不願的走開了。）對話完。體操也終於救國。

一九二八，五，二五，抄完於江鄉。

櫻花集

衣萍著
每冊實價六角

櫻花？櫻花？諸君看見過櫻花沒有？

衣萍先生說：「我愛櫻花，因為她不及桃花之艷。而有桃花之麗；沒有梅花之香，而有梅花之清。」

看見過桃花的，看見過梅花的，請來看衣萍先生的……

櫻花集。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口 北新書局發行

隨感錄

一四二 閨媛的話

豈明

五月十三日世界畫報上登載李昭實女士的「中國閨媛對於海外旅行之觀感」，介紹「久住西子湖濱之張守書夫人陳葆芸女士」歐洲旅行之各種感想。其中有些妙文，摘鈔一二：

「最奇者明係英國之白蘭地 Brandy，（意即燒酒，）而到法國人手中，偏稱之爲炕釀 Cognac。」

「某日午餐來一番木瓜，法文名「爸爸也 Papayer」，予見之不覺大笑，謂今日晚餐當見一瓜名「兒子也」者。及至晚間食胡瓜，其法文之名稱竟作公公 Concombre 之聲；先有「爸爸」之瓜，而又來「公公」之瓜，瓜類中儼然造成一家族矣。」

五月十九日順天時報上登載呂碧城女士「歐美漫遊錄」第二十五回，共有三節，其一日「鬼打電話」，其二日「因果」，今轉錄于左：

「倫敦某鐵路司機員娶再醮婦，婦之前夫乃被謀殺于鐵路（？）者，二年後司機員暴亡，

(31)

(32)

其地恰爲婦之前夫所死之室。又某商之妻被殺，驗爲剃髮（？）之刀，但凶器迄未查獲，某雖被嫌入獄旋亦得釋，二年後某以剃刀自戕其妻所死之室中。歐人不信因果，謂爲巧合之事，唯倫敦之The Chronicle報每討論靈魂，予曾投函供以資料云。」

其三即爲與該報談靈魂之函，雖亦甚有意思，但因篇幅太長，所以只得與「鬼打電話」均從割愛矣。

從上面的摘錄裏我們大約可以知道一點所謂中國閨媛的見識與趣味了。這似乎還與我的祖姑輩的人差不多，雖然她們已經將近一百歲了，而閨媛自然都還是年青。不過這與年歲恐怕是沒有多大關係的，在遺傳上，一二百年不就是旦暮麼？我猜想，現今在小學的女孩們，將來成了閨媛的時候，會有幾個人不相信二年後（爲什麼是二年呢？我也不明白，但似乎歐美總是如此的，雖然照古法應當是十二個月另一天，中國則嘗爲一年，或七七四十九日，不過也有延長的，把這果報放在若干年後他終於死了的那一天。）的報應，或是對於「爸爸也」不感到甚深的興趣？

末了，我們講到白蘭地了。這的確明係英國之白蘭地，在英文正宗的中國是毫無疑義的，然而在法國人却也的確偏稱之爲炕釀了。這有什麼辦法呢？因爲法國人不是英文正宗，

他們自有一種名爲法文的土話，所以他們有了故意不奉正朔的嫌疑了。說到這里，不免引起一個同樣的問題來了。有狀如小老虎而捕食老鼠之一種動物，明係英國之搢忒也，而在法國偏稱之曰沙，中國人更稱之曰毛，豈不奇哉。雖然，何奇之有。英文正朔家固何常不稱鄭州的章君爲欠巧的羌君乎？英文蓋奉天承運而負有統一言之使命來歟？未可知也。

一四三 自白

自 家

(一)

半夜裏歪在藤椅上看月亮。說看，不如說想。這是昨夜的事。

那時候，我還是一個十九歲的極清秀的青年。有一天，獨自坐在房里看水滸。突然，她跳進來。她，一個不滿十五歲的女孩子。手里拿着一張卡紙，上來堵住我的眼睛。她說，「你看這是什麼？」我看原來是一男一女正在接吻的畫片。

這原是我已看過了，并不怎樣奇特。然而她摟住了我的脖子！她那新剪的髮貼在我的鬢上！啊，她拿這張畫片來故意逗引我的吧？

我心裏怪害怕，但又仗住了胆。同時，轉過身來。腦子還沒發令，而左手就已經環抱住

她的腰了。頭也擺過來了！

此後，就是那張畫片的放大！

(二)

「有人說，害病即是享福」這話，我也部分的承認。但也全部的承認——這是指那害「享福的病」說的。

一個人要有愛人，有朋友，有父母，有姊妹，有一切時時老惦念他的人，他要害這「享福的病」時，那他才是美極了呢！

老實說，我是常常盼望能夠得着這不疼不癢，不癢不疼的病的一個人，——然而可也是「病」。那時誰都聽你的話了。父母在私下議論你的病態，朋友在遠方來問你的病狀，愛人在一旁掉眼淚！

(三)

在以前以及現在，老是有人——及乎人人——把錢，女人，梅蘭芳，汽車，掛在嘴唇上。那時，聽見這些，心里就流「鑼水」。討厭！混帳！

現在才知道「錢」這東西原來是中用的：因為時常受錢的拿理，鉗制，不得吐一口長氣！

現在才又知道女人也是中用的。有時簡直成了阿Q第二，「女人！女人！」女人悶在家裏，自己却悶在外邊！——兩個人睡兩處空房！

(四)

有時候，想辦一個有力的報，痛痛的罵罵那些哈吧狗，以及那些狐狸，老虎之類。但又覺得犯不着。我是人，不當和牠們一般見識。甚而至於撩撥牠們一點，牠們會咬你一口，或者把你吞到牠肚裏——叫你滿足牠的慾望。

有時候我想去學戲。哼幾句「一馬離了西涼界」或者扮個林黛玉。但又聽說這也是頗不容易的事，因為我快要老了！老人是無用的，「三十歲以後的人都該殺」！——？？

提起了林黛玉，忽然想起一位朋友說我的話。他說，「你好像是林黛玉她哥哥，動不動就皺眉頭！」

心一搖，好像吃個紅辣椒。啊，林黛玉她哥哥！

戊辰之年，丙辰之月，壬寅之日，於津之門。

一四四 「阿Q時代沒有死」

青 見

(36)

我不想說太多的話，只寥寥的幾句。

「一篇算不得完善的魯迅論」的「死去了的阿Q時代」我細細讀過了。全文如何，我不敢批評；現在只檢出一段來說一說。

錢先生先承認了阿Q代表了當時農民——擴大了是都市裏一部份民衆——的心理，而後分析現在農民說：『……現在中國農民第一不像阿Q時代的幼稚，他們大都有了很嚴密的組織，而且對於政治也有了相當的認識；第二是中國農民的革命性已充分表現出來……第三是中國農民的智識已不像阿Q農民單弱……』於是下了斷語說：『阿Q時代早已死去了！……』
(太陽月刊第三期頁二十一—二十一。)

我們承認錢先生的方法——批評方法——是對的：時代已非，阿Q自然失了代表的資格。然而時代果真過去了嗎？果真完全過去了嗎？沒有！錢先生所見的農民只是錢先生附近（？）的農民，兩湖的農民，再大一點，只是長江一帶的農民！只要錢先生到北方去看一次便知道了。

在北方——東三省，直，魯，豫，……的農民，不但幼稚而且可以說沒有嚴密的組織，對於政治還待認識；也不了解「革命」，更沒有一革命性」。智識呢，只有那祖傳的一點。

舉例來說……去年夏天（？）在京津一帶，下午四五點鐘的時候，有大的白星出現，在鄉間便有一「真龍天子出世」的傳說。此外則普遍的鐘錶都認不得！……

錢先生銳中國農民如何如何，倘是指全中國而言，我敢說：「錯了！錯了！第三個錯了！」南方農民程度比北方高，我未目覩，就承認了罷。然而那只是三分之一（？）呵！其餘呢？還是和民國初年一樣。

由這一點看來，阿Q時代還沒有過去，阿Q還有代表的資格——代表一大部分農民的資格！錢先生的話，最快，要晚說五年（？）現在太早了！

再重複一句：阿Q時代沒有死去，最快還須五年！

最後，我希望這幾張紙能平安遞到——並且能在語絲上占一塊地方。結果，話還是說多了。

——四，廿七，一九二八。天津。

一四五 麵包師與麵包師 高 嵐

創造社在文界上的確是很戰爭的社，在刊物上是時常取攻擊的手段的。還記得從前的時

(38)

候，自己主張浪漫主義而攻擊文學研究會的提倡自然主義。那自然，買賣上的生存競爭，不是隱微便是立異，貨物的製造法倒是別一個問題，這是我們所見慣了的。

最近創造社的刊物上又揭起革命文學的義旗，而變換其戰鬥的方面，其主力注重在魯迅和郁達夫了。據說因為他們不肯附和革命文學，所以失去了正直。有一種刊物上，名稱忘記了，有一篇文，曰「贈郁達夫」，下面署名曰「都達夫」。或者有這樣的名字的人也未可知，因為笑話中有過「都來看」，水滸傳上有過李逵，而歷史上有過武則天。要是不然，只因為和郁達夫三字形狀相近，來開一個無聊的玩笑，那麼，這種「革命文學家」的技倆也就可想而知了。他的本身的老癖氣，一點也沒有「革」去。

而且這也是上海文藝界的特色，如在別處。評論手工高下的人，出身總該是技巧的工人，同樣，鬥技的評判員，他須是擅長於這技術，而評論科學作品的，他本身一定是一個研究者，所謂 *Workaholic* 是。但在中國文藝界則可以不寫一小說，不編一戲劇，而專門做破壞的批評家的，雖然在某種特別情形之下也做建設的批評。有些人不明白這種文藝界的特殊情形，以致不大滿意于成仿吾，說他的批評，好比「癩子論走相」，他蹲在地上，看別人的走相多數是不對的。

又一派是好像完全中立的人，而且以爲成仿吾等的主張並非不對的。他們又有一個見解：似乎中國的革命真是已經成功，只差魯迅和達夫還沒有打倒了。Grant Allen可早經着到這種的情形所以他曾這樣說：

『麵包師不怕屠夫和他競爭生存，他只怕別的麵包師們的競爭。有時候無慈悲的將他擠出存活之外去，……同是這樣，食草獸的個體的大敵不是食肉獸，而是別
的食草獸，……虎和羚羊，狼和野牛，蛇和鳥之間是有關於自然選擇即適者生存的，其間的爭戰也沒有像虎和虎，野牛和野牛，蛇和蛇，羚羊和羚羊間的那麼劇烈
……』

而葉靈鳳君所畫的「魯迅」上，他特別著意加入的，是吶喊銷售到多少本。只這一點，就分明自己透露了這種消息了。

裁判官的威嚴

朱溪譯 實價四角半

這裏是兩篇世界名著：一是高爾基最大的傑作——我的旅伴，又一就是法郎氏的大著——裁判官的威嚴。後者是寫法律對於小民的殘酷，前者是一個滑稽而又陰森的故事，作者在末後點睛道：「那個會做我四個月的旅伴的人……教給我許多在聰慧的哲學家的鴻篇巨製中所找不到的（東西），因為生命的智慧往往比人的智慧更深刻更沉廣。」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口

北新書局發行

科學的改造世界

李元著 實價六角半

法國巴斯篤說：在我們這個時代，科學是國家興盛的靈魂，講談政治的，雖然似乎是引導我們，其實真能領導我們的，只有科學，這話確是真理。本書的目的，第一在使人了解帝國主義者屢次慘殺我們用的是什麼東西。第二現代交通的利器，怎樣使人們易於接觸？怎樣促進文化？第三現代科學怎樣激發人智？本書曾在人人可讀，力避專門名詞，偶然用到，也多有註解。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口

北新書局發行

通信

魯迅先生：

在別了一年多當中，亦曾寫過「函候起居」的書信，如今又突然寫一大串雜亂無章的東西：似乎有「襲來」之嫌？然而，你是曾經在這嶺表風光中流連過的，曾經在這最高學府裏面的大鐘樓上住過的，這裏雖然未曾給你以深厚的留戀，但總還有一點嚮往之心。所以我把這些「鷄零狗碎」的物事來告訴你，或者不至投進字紙籠中而不值一顧吧？如果還可以割裂語絲或北新一頁篇幅，公諸大眾，那也使得海上洋場中的人們，知道一點嶺南的雜膾呢！

此刻的江南，還是暮春草長的光景，而這逼近熱帶的地方，是有了炎夏的威風，鮮荔枝香蕉之類，已經上市，雖然狼貴，——每毫只兩三個——但是好吃。此外一切的風光，因為我這枝拙筆，不善描寫，而且你去年此時，正是坐在白雲樓上，已經是親歷其境，毋須我來傳說。帶住，閒話少講，且來談些我自己認為的大事吧？

(41)

黨國大事，固然非區區小子所宜說，也不敢說；因為有殺頭之虞。最近不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在山東大施屠殺麼？全國人士，感到亡國滅種的慘禍，迫於眉睫，所以大家都奔走呼號

(42)

來反抗，來謀對付的方法，而革命策源地則寂然無聞。（因為是日本，不是英國，故敢於來說一下。）報紙上除了轉錄一些香港報的新聞外，社論上還是充滿了「和平」「仁愛」，——原因是該報改版時的一篇文章，是某要人的手筆，說報紙是要宣傳「和平」「仁愛」的。在這樣嚴重的時期，示威等運動固然要遵守中央命令而停止，但是講演去喚起民衆，去做經濟絕交的工作，也不可以嗎？最奇怪的是這幾天報紙上用一號字印着兩行刺激我眼簾的字，照錄如下：「聖廟裏面來了殘毒的強盜，我們應當怎樣？」其實曲阜是還沒有到的。我看了之後，不知是哭好？還是笑好？「臥薪嘗膽」，尤其使我啞然！

最近許多要人的言論，總是苦口婆心的要青年「力學救國」，大家到圖書館研究室去，所以青年都惟命是從的關起房門來讀書。什麼事不去做，什麼事不管，日本在濟南屠殺不要緊，強盜進了聖廟也不理。大家都是存了力學三十年，從根本建設的觀念。等到做了亡奴之後，再來從新救國。

南方最高學府裏面，和您在那裏的時候確是不同了。先講講外表的情形吧？房屋是通通用灰水掃新了一次的，尤其是你曾經住過的大鐘樓上，聽說（我自然不敢上去）是陳設得輝煌壯麗，有了不少沙發之類，因為要在那裏「刻苦」和「臥薪」的緣故。大鐘樓的門口，寫

上了不少的總理遺教，最近又加一塊石刻表金的橫匾，金光燦爛，真可比之大成殿門口的金字。昨天紀念週時又一個主任之流向我們說：「以後我們這個禮堂，要把牠修成莊嚴雄偉，猶之十字教的人進了他們的教堂內一樣，我們進來的時候，腦筋內只能充滿着莊嚴雄偉的思想，所以也禁止任何人在這裏打鑼打鼓的來唱戲或者跳舞了。」今天我在旁邊走過，真的在大興土木了。我以為最好是用黃瓦紅牆，（不過「紅」的又近乎「赤」，但聖廟的牆雖是如此的。）把孔老二的牌位也請一塊進去。此外種種設備和建築，一時說不盡，我也懶於多說。最好的現象就是圖書館研究所裏擠滿不少的學生了，因為要提倡中國固有的美德，要使中國文化復興，自然要力學幾十年才做得到。尤其是要讀古書，所以研究所內的書倉中，更有不少在那裏埋頭死讀，預備做將來中國文化復興中的偉人。

文學界的情形，也不得不來說一說。本來廣州文學的空氣是沈寂的，你來的時候，曾經大聲喊了幾句，也曾引起不少的青年注意。現在怎樣呢？更是沈寂到死了。青年們要做努力讀書救國的工作，自然是棄掉這無所用（？）的文學，——尤其是新文學。所以即使愛好文學的青年，也專在那裏哼線裝古書，去做什麼研究古史，考證古史的重要事業。這樣一個偌大的廣州市，竟沒有一個文學團體和刊物。不過賣新出版物的鋪子確是增加了不少，從前只

(44)

有三兩處，現在竟到一打之多，所以新出的書籍，容易買到一點。但是看去似乎生意不大發達，因為他們廉價和大吹的廣告可以證明。生意冷淡的原因，不用說是廣雅書局的線裝古書大行銷之故。

如果這樣瞎扯下去，十頁也寫不完，並且假如說得太多了，「天顏震怒」的時候，即使不殺頭關閉，至少是可以開除你的學籍，而且最近有兩個例子在先，即不是「自古有之」，也是「於例有之」了。現在把兩例說出，以作這信的結束：一個是學生會的平教股長，寫信給教務會議，對學校收回平民學校的事提出抗議，而主任之流，不問事實怎樣，只說那封信是「以下犯上」，就把該股長的學籍開除了，主席則記一大過，還是從輕辦理，因為他處事不周。一個是在上課時向教員質問疑義，「大約」(非我親歷，故曰「大約」)是自己答不出，不好意思，硬說侮辱教員，要主任開除學生，後來該科教授會議的議決，是該生停學一年。罪狀上「好像」是「制止囂習，以正校風。」(？)兩例說明了，本不想再說什麼，但是我又聽得：因為學生會請求減輕處分的緣故，校長要各方面都做得好，已經允許用私人名義介紹該生到南京上海的任何學校去讀書，——由他自己指定那一校——並幫助貳百元學費。關於第二宗，則聽說提到教務會議時，本有許多教授不願意，無如裏面的飯桶之流，恐怕第一

次不給學生一個威風，以後「飯碗」有點危險，所以終於維持原案。

我爲此懼，——開除學籍——終於擱筆而不再寫了。最後我借用着您野草的題辭上所說，
「但我坦然，欣然，我將大笑，我將歌唱。」

匆忙中草此，以後有機會時再談吧！

金工。五月十五夜。